

百 科 小 叢 書

中 國 天 主 教 傳 教 史

德 禮 賢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叢小科百

# 史教傳教主天國中

著賢禮德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民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版

百叢書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一冊

(25617)

每冊定價大洋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Paschal M. D'Elia

主編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目錄

一 最先的記載·····	一
二 聶斯多略派的教會·····	九
三 派往蒙庭的專使·····	二四
四 從聶斯多略派歸化到正宗天主教·····	三一
五 第一個天主教傳教區·····	三六
六 閉關時代·····	四九
七 近代的先驅利瑪竇·····	五五
八 利瑪竇的收穫·····	五九
九 進步時代·····	六六
十 在朝的教士·····	七〇

十一	內外交迫的艱難	七九
十二	轉機	八五
十三	逐漸擴大	八七
十四	二十世紀的中國天主教	九三
十五	中華本國教會的盛興	一〇五
十六	現下的組織工作和艱難	一一五
十七	結論	一三三
	附中國天主教一九三三大事錄	一三六

#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 一 最先的記載

第一個把天主教傳到中國來的人，究竟是不是那十二位宗徒中的一位，聖多默(St. Thomas)宗徒呢？這個歷史上的疑問會引起過許多人研究探討。我們所有傾向於這種傳說的考據，可以開列如下：(一)耶穌會士金尼各氏(Trigault, S. J.)在一六一三至一六一五年間所譯在印度傳教的耶穌會士若翰剛保利氏(John Maria Campori, S. J.)的西利亞文作品的譯文(註一)。(二)奧斯定會士戈伐氏(de Gouvea O. S. A.)一六〇九年前所著的東方史(Histoire Orientale)(註二)。(三)多敏我會士茹斯巴克羅自氏(Gaspar da Cruz O. P.)在他所著的中國志(Tractado da China)中，所有關於這事亞美尼亞人在一五五六至一五六九年間的傳說

(註三) (四) 聖方濟各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於一五四六年所有關於這問題的記載，尤其是從印度來的傳說 (註四) (五) 農諾大公哈 (Nuno da Cunha) 在一五三三至一五六三年間，所有關於亞美尼亞人及印度人傳說的覆述 (註五) (六) 十四世紀上半世紀中，兩個聶斯多略 (Nestorian) 派人的記載；一個是埃伯耶穌 (Ebedjesus) 他是一二九〇至一三一八年間的尼卑的宗主教；(Metropolitan of Nisibis) (註六) 還有一個許是阿羅斯 (Armus) (註七) 此外還有兩本西利亞文日課經裏的一篇聖詠。這兩本日課經，一本在馬拉巴 (Malabar) 教會裏，一本在馬拉巴教會外，據說這篇聖詠，是遠在十六世紀末葉以前寫作的 (註八)。

在專憑事實的歷史家看來，這些記載，一點也算不得是有力的證據。所以一班對於上述的疑問，予以否認的歷史家，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這種傳說是在十四世紀，或是十三世紀末葉（一二八二年）發生的。而且這種傳說，大概在十五世紀中纔流行着，尤其是在印度很盛行。

元代總主教喬伐尼蒙高味諾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對於亞美尼亞波斯印度等國，和聖多默宗徒勸化的天主教信衆，以及聶派教會情形，很爲熟悉，可是他並不知道這種傳說。他在

一三〇五年從中國寄信到歐洲，說：『宗徒們，或宗徒的子弟們，從不會到過這個地方』。(註九)

耶穌會士白來篤 (Melchior Nunes Barreto, S. J.) 是十六世紀中，第一個在中國沿海地方登陸，住過幾時的人。他在一五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澳門的記載，說：『中國從來沒有聽到過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註十)

利瑪竇這樣努力搜尋中國古代的天主教信友，竟也完全不知道這宗徒來華說的來歷。如果他知道了，他一定要提起的，像佛教徒利用聖徒的名字，來證實他們的說話一樣，在他述及『達磨』(Tolome) (註十一) 時提起，或者在他追溯中國『十字教』的來歷時提起。(註十二) 這段故事，全是金尼各氏在往羅馬的歸途中，在印度的時候，把利瑪竇的論著譯成了拉丁文後加上的。(註十三)

新近有一位歷史家在他的作品『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耶穌信友』(Th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一書中斷定說：『大概人看來，這聖多默宗徒來華的故事，不消說得，是出於晚近的來原。這個故事怎樣發生，也就不難猜測』。(註十四) 這就是說這個故事的來



歷，是因人們發現了中國有講西利亞話的信友，纔歸納到多默宗徒既然是其他西利亞人教會的宗徒，必然也是中國教會的宗徒了。這個故事最初模糊的跡象，是在聶派人埃伯耶穌的著作中發現的。他在生長中國的聶派宗主教耶巴拉哈三世 (Yahballaha III) 的指導下，撰寫了這種作品。也許這位作者，以為應當認這聶派宗長所出生的中國教會，和他在那時所統轄的聶派教會，必是出於同一的根源。便是在那西利亞文的日課經中，所有述及中國的地方，也許是在紀元後六四七年，至六五七年間，修正這日課經的時候，或者還在後來，加上的。(註十五) 那時候聶派的景教，當然已經傳入中國了。(事在紀元後六三五年)

據說在東漢時代，(紀元後五二年，至二二〇年)曾有兩個西利亞教士到過中國。他們到中國來，表面上是爲了要學得養蠶，治絲的方法，把蠶子帶回歐洲起見，可是他們的本意，乃是傳教。(註十六)

在西方典籍中，所有關於福音傳佈到中國最先的記載，是在 *Adversus Gentes II, 12* 一書中找到的。這部書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文學家阿諾比五 (Ambrosius) 在三〇三年至三〇五年間的

作品。他爲排斥異教擁護天主教起見，在許多論證以外，還提出基利斯督的宗教傳播迅速一層，作爲真教的憑證。他發揮這段議論時，明白述及『賽來司』(Seres) (意謂蠶國，即中國) 爲許多福音已經傳到的國家中的一國。(註十七) 考『賽來司』這三字，是從希臘文『賽爾』(Ser) 得來，『賽爾』的解釋，是蠶。因爲絲蠶從中國，亦稱『賽利加』(Serica) 傳到了歐洲，歐洲人纔知道有中國，所以那時候的希臘羅馬人，就給中國起了這個名稱。(註十八) 然而一位文學家，在發揮一種宣言式的議論時，信筆拈來的話，也許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看來，對於這中國古代天主教的疑問，不見得有甚麼重大的歷史價值吧。

依據設立中國主教區的事實，我們對於這個疑問，也許更可以得到一種印證，雖則這些事實確實的來歷無從追溯，可是在八五二年，至八五八年間，早就有人述及了。有幾個作家說那時中國主教區是七一四年祝聖的聶派主教撒利巴薩加 (Saliba-Zacha) 所設立的。也有人以爲是宗主教西拉 (Gilas) 或者竟是宗主教阿該烏斯 (Achaenus) 所設立的。考西拉氏祝聖主教，是在五〇三年，阿氏在四一一年(註十九) 假使後一說是信而有徵，那麼中國主教區的創設，似乎不是由於聶斯

多略派，却由於天主教正宗了。因為聶斯多略在四二八年以前，還沒有做着君士坦丁城（Constantinople）的主教，到四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纔被厄弗所（Ephesus）公會議擯斥，認為異端的。但是我們即使承認那聶派主教埃伯耶蘇遲到一二九〇年，至一三一八年間，纔寫着上述的記載，是有歷史性的，我們也找不到甚麼證據，可以證明那幾位中國的教長的確住在這劃分給他們傳教的中國境內。他們也許在中國境外，住了好幾百年（註二十）。

（註一）金尼各氏：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一六二五年，一三四至一三六頁。

（註二）戈伐氏（De Gouvea）東方史（Histoire Orientale），格倫氏法文譯本（T.F. de J.B. de Glen）益凡爾（Anevers），一六〇九年，三四頁，六至九頁。

（註三）茹斯巴克羅白氏：Tractado da China, Eyora, 一五六九年，第十三號（folio XIII）

（註四）耶穌會史記沙勿略筆記（Monumenta Navariana）一冊，四〇七及四一四頁。

（註五）巴勞氏（Joao de Barros）亞細亞記（Da Asia）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三日，一集，卷七十一章，三〇五頁。

（註六）Scriptoria Veterum Nova Collectio e Vaticanis Codicibus edita，羅馬一八三八年，十集，Collectio

Canonum 卷九第一章一五四頁。

(註七) 阿才斯孟尼 (Assesmanni) 氏東方誌 (Bibliotheca Orientalis) 卷三下冊五頁。按核氏所引阿羅斯氏所著各宗主教傳內，我們找不到關於這一點的記載，故此在疑似間。

(註八) 模勒氏 (Moale) 十一頁，註十四。

(註九) 溫加爾氏 (Van Den Wingard) 三四七頁。

(註十) Cartasceria de Macao em 23 de Novembro de 1555, aos Irmãos da Índia, Portugal, e Roma. 參照此書意文譯本，見 *Diversi Avvisi particolari dall' Indie di Portogallo ricevuti dall'anno 1551 fino al 1555* dalli Reverenti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Venezia 1558) fol. 271, ro.

(註十一) 利瑪竇 一冊，九三頁。

(註十二) 同上，一冊八七、八八頁，二冊三三八、三五七頁。

(註十三) 金尼各氏：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一二四頁。

(註十四) 模勒氏，二四頁。

(註十五) B. O. P. 主張聖多默曾來華傳教，見一九二五年，六四、一〇〇、一四一、一八〇、二一九、二五六頁；一九二六年，三〇四頁。

(註十六) 李文彬氏：(Li Ung Bing) 中國史略，上海出版（一九一四年），一五七、一五八頁。

(註十七) Arnobii Disputationum adversus Gentes Libri Octo, Roma, 1542, fol. XVII v. 又模勒氏二二三頁。

(註十八) 參閱上海出版之三月刊亞東雜誌，一九〇四年，第三冊，一八三至一八八頁，愛特金氏支那名稱源流考(Origin of the name China, by Joseph Edkins;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見後二章註四。

(註十九) 模勒氏二〇至二二三頁。

(註二十) 同上二六頁。

## 二 聶斯多略派的教會

一六二五年，大概在三月開始時候，陝西西安西郊土中，掘出了一個大石碑。（註一）這個石碑，似乎在八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唐武宗會昌五年）頒發了滅教詔諭後，埋在地下的。石碑上面刻着華文和西利亞文字，日期是七八一年，二月四日。（唐德宗建中二年）這是聶派會外神職班的薩巴才（Sazb-zed）在七八〇年，至七八一年間的冬季集會時，（註二）建立的。他是土加來斯登（Tokharostan）的巴爾格（Balkh）城人。（註三）不消說得，這個石碑的來歷，是出於聶派的教會。碑上先給我們天主教中最重要教理的綱要，講着天主三位一體，創造世界，原人的義德，原祖的墮落，以及天主第二位的降孕，誕生，和救世主的救贖，升天，等事。其次，敘述自六三五年至第九世紀的上半世紀中，所有聶派在中國傳教的經過情形。略稱阿羅本（Alopen）是於六三五年從大秦來到中國。（這大秦（註四）大概是指波斯）來後三年，即六三八年，太宗給他建立寺院一所於西安。

此後各寺院，是由繼續太宗做皇帝的高宗建立的。（六五〇至六八三年）同時，阿羅本受封爲護國大法主，聶派的宗教——景教——便傳遍了十道，各處城市都有景教寺院，其後，佛教僧徒，曾兩次起來和他們爲難，一次是在六九九年，一次在七一三年。但在七四二三年間，玄宗（七四二至七五五年）卽位後，復邀寵遇。代宗（七六三至七七九年）和德宗（七八〇至八〇四年）也都優待他們，碑文的結束，是一篇頌辭，歌頌唐代「列聖」的恩德。列名碑末的人很多，都是聶派的主教，司鐸，和修士們；他們的銜名是用西利亞文字鐫石的。（註五）

聶派傳教士到了中國不久，便着手譯經經典。二十世紀開始時，清代光緒庚子年間，在甘肅燉煌石室發現這些譯經的幾種，大概是在六三五至七〇〇年間，在西安附近譯成的。

在許多關於教義的華文作品中，最古的，似乎要算『移鼠迷詩訶經』（一名序聽迷詩所經）（Book of Jesus Messiah）了。這部書大約是六三五至六三八年間的作品，晚近纔發現，譯成西文。（註六）在這部書裏，天主稱爲『天尊』，有使我們想起十誠的言論，也講到原罪，貞女產子，天主降孕等事；敘述救世主一生的行實，還算詳盡，講他誕生時的異星，又講若翰保第斯大，給他付洗，天主

聖神借着白鴿的形像降臨，還述及耶穌的聖蹟和他的受難；在比辣多衙門受審判時，比辣多曾宣告道：『我找不出甚麼緣由，好殺死這個人』；又講他在過了三十二歲的時候，爲了要救贖『衆人』，死在木架上，（註七）在兩個強盜的中間。

同時發現的，又有一部手抄本。這是大約在六四二年前上寫作的一個小本子，叫『一神論』。這部書裏講及娑彈、原祖亞當、肉身的復活、天神和地獄的永遠等事（註八）。

還有一部抄本，名叫三威蒙度讚。這是一篇對於天主聖三的頌讚，和東西利亞式的『榮福經』一般無二。這是一篇經文，天主教的司鐸們在舉祭時候，差不多天天要念着的，便是現在，也還念着（註九）。最後一部手抄本，（註十）開首就寫着天主聖三三位的神名，其次是幾位天主教聖人們的名字，末了，是幾部已經譯出的教中書籍的名稱。天主聖三三位的神名，是以阿羅訶爲天主聖父，彌施訶（卽默西亞）（註十一）爲天主聖子，盧訶寧俱沙（西利亞文：'Ruhā da gūdsā'）爲天主聖神。在許多聖人們的名字中，容易認出的，是梅瑟、達味、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保祿等（註十二）。聶派教士來華時，帶來的經典，一共有五百三十部。據說那時已經譯成華文的有三十五部，如『達味聖



經——這也許是歌詠——『梅瑟經』及『聖保祿信』、『福音經』、『日課經』及禮儀篇，諒必也在其內。在這些古代宗教經典中，至今發現的只有兩部，就是宣天至本經和志玄安樂經。這兩部書大約是第八世紀末葉，大秦寺僧景淨所譯。便是那西安的景教碑，也是他撰作的。

據說，現在還保存着當時景教僧華文的聖經（註十三）。這種手蹟，是否真確，姑且不論，可是除了燉煌石室所發現的以外，還有一部紀元後七五一至七五二年，西利亞文的手抄本，到一七二七年還保存着。這部抄本的主人，是一個中國的回教官員，書中包含着聖歐弗萊（St. Ephrem）尼西卑的雅各伯（James of Nisibis）和其他信奉耶穌的作家所撰作的詩咏、頌讚（註十四）。

在將近紀元後七百年的時候，像四川成都那麼遠的地方，也建立了一座景教寺院（註十五）。西安的景教碑也明明說起古大（Khundan）和薩拉格（Sarag）二城的主教，這兩個地名，大約就是陝西的西安和河南的洛陽了（註十六）。

在八四五年上（唐會昌五年）武宗受了道士趙歸真等的欺騙，發了一道嚴厲的滅佛詔諭，敕令毀寺四千六百，招提闍若四萬餘所，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